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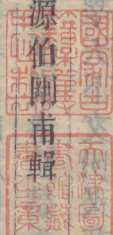


羣書校補卷四十六

子襄自合出其也歸安陸心源伯蘭甫輯

古今薈卷之八

天不谷士



孔安國尚書序曰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

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此

家語所謂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也

然予讀史記孔子世家及班固漢書則有少疑焉

世家云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球球生箕

箕生穿穿生子慎子慎生鮒及子襄子襄年五十

七嘗爲孝惠皇帝博士子襄主忠忠生武武生延

羣書校補

古今薈四

一

年及安國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

西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

文景以後儒生更衆且子襄藏書於壁屋爲歲已

久亦曷嘗一日而不欲復大耀於世哉自高皇帝

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則此時已可以發顧國家萬

事草創日不暇給而挾書之禁猶存焉則不敢以

輕舉者良有以也逮孝惠時挾書之律旣除矣學

校庠序旣興矣天下名士旣聘矣身而旣爲博士

矣子襄自合出其所藏之書就使子襄未及是而

死則繼之爲文景之世 雅萃萃天下文明又非

孝惠時比其爲子襄之子孫者亦合出之何待景帝之子魯恭王餘壤孔子宅然後有傳也豈藏書之時雖其子孫亦不使之知耶豈子孫雖復知之時移代換恐爲勢家所有不敢以自陳耶豈以歲月緜邈不敢必其有無而故不言耶抑懲秦禍難姑欲存書壁中度幾得以傳遠故不發也夫爲聖人之子孫幸遇文治熾興之時埋沒祖先之光澤使帝王之遺書泯泯焉而莫之卹者豈入之情也哉子竊疑焉博洽君子當有以辨之

又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穎達解前叟籍云籍者古羣書校補

古今書四

二

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史籍可以爲常謂之典籍然則經籍者其六經之籍歟漢書言尺籍通籍籍以竹爲之蓋簡之類類達謂爲古書之大名亦隨文解之耳用不復以聞用字與前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同用由也言由此也

復卦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王輔嗣云陽氣始剝至來時凡七日王解至甚簡徑而孔穎達復引鄭康成所取易緯六日七分之說以謂陽氣剝復隔此純陰一卦卦至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故云七日

來復又云以六十卦當六日外餘有五日四分之  
一每日分爲八十分合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  
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謂每卦得六日七  
分易固象數之學然亦不必如此其拘也繫辭云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  
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其五日四分之一亦自畧而  
不言則六十卦分期之日是每卦只得六日也始  
爲純乾之體☰陽氣漸消陰氣漸長一變而爲遯  
☶再變而爲剝☶三變而爲否☷四變而爲觀☵  
五變而爲剝☶六變而爲坤☷七變則復爲☰也  
由是而言則輔嗣之解豈不至甚簡徑乎又何必  
傍取易緯之數以附會之也易緯猶不足取若楮  
氏莊氏改日爲日謂欲見陽長須速者尤可笑也  
疏又謂觀注之意亦用易緯細究王旨實與易緯  
不同穎達此意政爲鄭康成所挽而不覺從其說  
耳康成深於數者也然過泥算數每每如此故其  
說多不能通

爾雅釋詁云初哉首基肇祖元殆俶落權輿始也是  
皆一字爲一義自初至落固不必論夫所謂權輿  
者何爲而爲始也蓋五量皆生於權衡故謂權爲

始若輿則載也運行莫先於此故謂輿亦爲始孟子云朕載自亳意出於此然考之經史必權輿二字雙舉者以初哉俶落等皆見始意而權輿外無所發故連屬以命之

鄰韻而叶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輓輓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爲工拙也然爲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筍徑苔色拂桑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鈎錦鱗三梁曾入羣書校補

古今註四

四

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醲醺今日醉細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裊盧則其兩疊者也

晁迥法藏碎金秦人帶劍彼人相笑人當作楚口口楚郊放左氏則名之麋公穀則名之卷司馬遷則名之員其名之也且如其跡安可信哉

李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迥薄萬古心覽之不盈掬曾直和甫得竹云陰雨打葉時曲肱自宴息心遊萬物初何處尋轍迹

竹雖一草一木而二公賞詠乃如此因知不可一日無此君非徒一時語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自顧淺陋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扁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虔林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耶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造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見一時相

慕戀云耳

羣書校補

古今賞四

五

晦庵語錄或問大學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則知

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李子曰知止則所謂知止而后有定知至則所謂物格而后知至兩者意不得以相通不惟意不相通其語亦不相類蓋知止者謂知其所止也若知至則吾之所當知者自至耳且知止云者猶治國齊家脩身正心誠意格物之辭也知至云者猶物格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之辭也此其語又安得以一類推之大抵晦菴之論佳處極多然窒礙處亦不可以毛舉也學者正當反覆與奪之若論乾卦之知

至則又別矣

淵明歸去來辭或命中車呂延濟云中飾也李善引鄭玄周禮注云中猶衣也然則所謂巾車者命僕使巾其車也或者以爲小車非也齊宗室傳衡陽傳王鈞常手自細書五經置于巾箱巾箱五經自此始也或者以爲舉子以小本文字著巾幘中謂以巾幘如箱篋然非也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時也望則月滿之時也朔則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日雖相別各出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方將猶方來及將來也謂不自以爲不敢妄欺方來必期後世追議今日之事使言實至風流賢於昔日也而張銑以爲所述不作誣誑庶使後代以我今日爲賢誤矣

衛國風碩人手如柔荑音啼毛傳云如荑之新生正

義曰蕙所以柔新生故也若久則不柔故知新生  
又邶風靜女自牧歸蕙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  
人之貽毛傳云牧田官也蕙茅之始也本之於蕙  
取其有始有終箋云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  
田歸蕙其信美而異者可以共祭祀猶貞女在窈  
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又文選郭景純游  
仙詩云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蕙善曰掇拾也丹  
蕙赤芝也凡草之初生通名曰蕙又顏延年和謝  
靈運云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蕙尙曰留蕙香草  
緒風相續不斷之風善曰楚辭畦留蕙與揭車王  
逸曰留蕙香草也又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云春  
江壯風濤蘭野茂蕙茵銑曰蕙茵初生草也又梁  
丘遲希範侍宴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云輕蕙承  
玉輦細草籍龍騎良曰蕙草之初生者又謝靈運  
登石門最高頂云心契九秋幹目翫三秋蕙銑曰  
九秋幹松之類蕙草之類又從游京口北固應詔  
云原隰蕙綠柳墟圃散紅桃銑曰蕙嫩枝也善曰  
大戴禮夏小正曰正月柳稊稊者發孚也蕙與稊  
音義同又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王輔嗣云稊者  
楊之秀也疏云稊者楊柳之穗已上諸說大抵以



爲草木之始生者皆得謂之萑而應劭風俗通乃云萑者茅始熟中穰也既白且滑近世謂上翁蕭眞卿辨之以爲萑者芽生纖嫩可愛手指纖柔亦如萑之初生可愛非取萑之脆折而不柔也應說爲非然細考之應固爲非而蕭亦未爲純是也手如柔萑本謂如初生之草而應以爲茅始熟中穰似無所據而蕭謂非取萑之脆折而不柔則是過論也應說曷嘗有取脆折之意乎

荀子勸學篇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

羣書校補

古今叢四

八

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楊倞注云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成之後必受貴而能盡其欲也楊說非是荀卿本勸學者使純一而無雜言其致好之者謂其好學之極者也致好之則譬如目之於五色耳之於五聲口之於五味心之有天下之富所以承上使目非是無欲見也等語故其下文繼云是故權

利不能傾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如倏所釋則前後之文舉不類矣倏又云學成之後必受責而盡其欲也此尤害理覽者自當見之

蕭氏公論載魏書郭祚謂李彪曰爾與宋弁心交豈能饒爾而獨怨我乎此則今人所云饒你饒人之所出也饒優也李子曰饒者相寬假之意今世俚謂假寬前人則爲與夢田地此甚有理

子貢方人或云以他人比方人或云以己比方人又人者或今人或古人皆得言之

羣書校補

古今類四

九

李賀雲裙數幅踏雁沙謂裙似雲步似踏沙之雁也或云沙當作紗祗言裙之長也

張平子二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啟程巧致功期不隄豕隄豕注云隄崩也壞也隄落也賦又云河

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隄隄堵注云隄堵崩落也

賦又云既定且盪焉知傾隄隄左思吳都賦云其

於瓊賂則云精曜潛頰古若勅隄直山谷劉逵注

云若者言其有如若擿而隄落山谷者然則隄字

或音豕或音雉隄字或音豕或直氏反皆崩壞墮

落之謂也

曹子建公譏詩公子敬愛客終日不知疲應瑒德連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公子敬愛客樂飲  
不知疲左太冲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  
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  
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緜對圭  
璽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掇  
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緜對  
圭璽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爲五官中郎將瑒爲文  
學瑒爲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  
約稱美以爲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剝掠前人  
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冲語何也當  
是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爲己有耳謝詩復  
云惠物辭所賞厲志故絕人一篇之中押兩人字  
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爲疵類此豈率爾而爲之  
耶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左太冲詠史詩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善曰班固  
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  
何其盛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  
之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者七十  
餘人侍中中常侍固珥貂矣然言七葉珥漢貂者

乃金氏非張氏也舉其貴寵因連言之詩又云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善曰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鄭玄禮記注之曰負之言背也李善以負爲背其義良是然亦不必援引鄭玄語也負郭大槩言其靠城郭爾

孫子荆陟陽候亭詩云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又左太冲詠史詩云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李善同注云蒼頡篇曰咄嗟也說文嗟驚也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嗟蒼憤切然則咄嗟者驚嘆之謂也或改石崇傳咄嗟而辦爲嗟嗟而辦者強爲羣書校補

古今註四

十一

說耳

古今薙卷之九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仵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與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帽汀曲舟已隱東坡旣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古今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豈真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者人易爲之感動耳

顏延年荅鄭尙書詩云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絲亦可以言樹乎古人之文類此者不可以枚舉大概古人爲文主意而不主辭辭又散渙意至則已今人之文專以辭爲至少不緊密則共啗點立法太苛求備太甚是以文彩煥發觀之可愛而氣質萎索了無餘味也

謝惠連獻康樂詩云成裝侯良辰漾舟陶嘉月善曰楚辭陶嘉月兮總駕攀玉英兮自修爾雅曰陶喜也又靈運酬惠連詩云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濟曰言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然陶之一字本出檀弓子游之語子游曰人喜則陶陶斯咏陶自暢悅之意而康成之注以爲鬱陶非也

陸士衡赴洛詩云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撫膺解携手咏嘆結遺音以陸詩言之則解當音佳買反自爲從己字也或音胡員反其義雖通然終不若

前音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壤漏山河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惡含滿歛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邪讒之人似不類也案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

此詩當云含滿覆面謂滿歆者又明遠之誤也

杜子美秋雨歎云闌風伏雨秋紛紛或者謂闌風二

字無出處偶讀文選詩謝靈運初發都云述職期

草闌暑理棹變金素翰曰闌暑夏末暑氣闌也闌風

當此語謂風闌盡將變而爲涼也一本闌作蘭古

字通用南土音此詩闌風

杜牧皇風詩近音剛蹊巢穴盡室塞禮樂刑政皆弛張

弛當作施音

古人文字多實曰後世不可援以爲例古人胷中有

全學筆意所到隨卽發見故無奇無俗舉皆混然

羣書校補古今十三

吾學未力吾業未精苟復曰古之作者尙未免淺

古陋之病其在吾輩何所不可有若然者眞所謂不

知本者矣張平子南都賦其說厨膳則曰酸酣滋

味百種千名退之之詩亦有蝦蟆跳過爵兒落及

偶上城南土骨堆之句諸若此類又豈可以爲例

哉五音闌風

草亦稱林楚辭曰游蘭皋與蕙林又陸士衡招隱詩

云結風位蘭林蘭蕙皆草也

阮嗣宗有詠懷詩十七首宋顏延年梁沈約爲之注

三百五篇之後詩之有注者當始於此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  
外籍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旣以盡其交結往  
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疎  
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棗  
掾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  
運越嶺溪行詩云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  
動徒結折麻心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  
蘭苕亦萎擿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折凡此一本  
於詩人之意乃知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真有實事  
也

羣書校補

古今註四

十四

詩采苓篇云云其義以爲吾將采苓於首陽之巔人  
或爲言此山之有苓也當遠往之亦無苟信斯人  
之言爲有苓而遽往之必審其實有而後往之可  
也人或爲言此山之無苓也當舍之哉舍之哉亦  
無苟然斯人之言爲無苓而遽舍之必審其實無  
而後舍之可也如是則人之爲言無實之言者何得  
而至於前乎苟猥也人之爲言復言之者上句通  
言言有無者下句言爲無實之言者此詩指切晉  
獻公聽人之言虛亦信之實亦信之故序謂好聽  
讒言鄭以苓之有無爲似是而非乃贅辭也於本

旨甚不緻密

班孟堅論六經曰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  
智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  
道相須而備而易爲原考之班氏之說俱爲未允  
獨以春秋爲信之符似可附著然其意亦未能盡  
大抵詩之教主於溫柔敦厚則詩近於仁也書長  
於政爲政者惟斷乃克則近於義也樂之爲物也  
廣博易良而入人也深則樂近於智也春秋屬辭  
比事可筆則筆可削則削所以明示萬世而無惑

羣書校補

古今註四

五

則春秋有近於信也今固以樂爲仁以詩爲義以  
書爲智而又以春秋斷事爲信之符則俱誤矣

曹彬伐江南還人見以膀子進曰句當江南公事廻  
此舊說也宋實錄避高宗諱遂改句當爲幹當而  
東都事畧則曰但奉勅江南幹廻然句當則本語  
也新唐盧文藻盜庫財高宗以職主幹當自盜罪  
死諫議大夫蕭鈞諫上詔原死予以職主幹當語  
亦止是句當字子京喜新奇故改之耳

書臯陶謨翁受敷施九德咸事孔氏以爲翁受三六  
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史



記夏本紀亦載此言曰翁受普施然則敷當訓普不當訓布  
自反而縮吾不愾焉吾不愾焉者謂不使之恐懼我也古人爲文有此等語今詎能容爾耶

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鄭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侷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猶侷也侷九委反鄭以費爲侷侷卽違拂之意謂世道相違則君子隱而不仕過庭錄說費卽顯也讀如惠而不費之費出而被乎外之名此所以爲閭然而日章意口雖隱而能顯云爾康成則全屬上

羣書校補

古今疑四

六

文故獨明隱操而改其字過庭則兩屬上下故推廣隱德而倒其語費實費用今改讀拂音而訓之爲侷中庸本無此義君子之道費而隱不言隱而費又何以爲閭然而日章乎二說俱不得其當晦菴謂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首下章而爲之說曰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若晦菴之說是真得子思子之旨者也易曰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信也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理蓋與此同之

陳師錫詩云溪門寂寞無人到只有清風獨自來楊  
萬里詩云越王歌舞春風處今日春風獨自來皆  
王本於李白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

宋齊丘化書德化中說聰明曰天下之主道德出於  
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善本出於人皆作出於一人止較一字意思迥異  
今俗本皆脫此字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爲所累如紉  
羣書校補

古今叢四

十七

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  
爲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  
針作釣鉤謂爲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  
類豈足與言詩耶

王滹南先生謂韓退之送李愿序其於爲人賢不肖  
何如也多卻於字予思之此亦不妨前史多書其  
爲人云云大抵爲人云者謂其平生行事耳下於  
字其字自下必校文至於韓退之天下之能事畢  
矣况文章之工拙初不在此乎

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云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疏云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蓋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又云知招搖在北斗標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標案此搖光卽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爲首標以下爲端也又云急繕其怒者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旣張四宿於四方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李子曰案諸星經無有招搖爲搖光之文但云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欲與天棟梗河北斗相直則胡當來受命於中國入氐三度去北辰四十一度又云梗河三星在大角帝座北主天子鋒然則斗杓主所建之方梗河

主天子之鋒而招搖在北斗梗河兩間又主四夷  
受命之象則是北斗一座七星招搖一座一星梗  
河一座三星三座併以畫於一旗之上而高張於  
四獸之中也所繪者三所呼者一何也招搖一星  
不能單畫梗河三星雖單畫亦難遽曉而三座之  
名又不能以併舉故併繪三座以詳其狀獨稱招  
搖以畧其名也不然則招搖必搖光之誤云耳鄭  
求其說而不能得乃徑以招搖爲搖光是亦未足  
憑也又以急繕其怒爲堅勁士卒之怒是又誤之  
甚者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行爲行軍則其

羣書校補

古今蔚四

十九

說良是然以怒繫士卒則過矣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此安可以士卒當之蓋怒  
者威也事有儀則故曰威儀神明其德故曰威靈  
是故天子之事也夫所謂急繕者在夫一動一舉  
之間常居有所警戒急繕威猛之容務使進退悉  
法度左右無口於部分耳言急則不敢慢也言繕  
則若繕修然則訓急爲堅改繕作勁此果何等語

耶

晉書天文志天棊五星在女牀北天子先驅也又七  
曜中引河圖云歲星之精流爲天棊又雜星氣中

說妖星其三曰天棊謂爲天子先驅者恒星也謂  
爲歲星之精者歲星主福德流而爲天棊別吉凶  
特未定也謂爲妖星則專主災異矣夫爲星者一  
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  
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羣書校補

古今註

三



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爲星者一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  
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爲星者一而爲說者三豈星家各自爲名而各自爲占耶不  
應天星一座而善惡如是之頓乖也

羣書校補卷四十七

古今詩話卷之十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古今詩話卷之十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柰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媠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詩人多用王粲依劉事案傳記所載粲避亂依荊州劉表表以兒寢不甚禮焉是其於賓主俱不得爲美事然後人承用不改可笑

羣書校補

古今詩話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雨不成遊

布路歸逢花植柳倍依依於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讐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爲誤也

阮籍詠懷詩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翰曰三楚謂文王都郢昭王都鄂考烈王都壽春善曰孟康漢書注云舊名江陵爲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東坡論三楚亦據孟氏爲正案史記楚之先熊繹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至文王熊賁立始都郢其後昭王之十二年吳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

徙都都最後考烈王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令翰以楚三徙都謂其所都爲三楚似可通然數之以三者非指其都蓋主其地也翰捨地取都又不論東西南之別則大與孟說左矣又稱昭王北徙都而翰謂北徙鄂豈謂都卽鄂耶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以地理考之則孟說良是

太白詩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爲報青

羣書校補

古今註五

二

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代內云安得秦吉了爲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雁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笑絕瑤華音答元丹丘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字與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于蘇子卿上林鴈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爲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願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故詩人性情言嘆不足之餘

旨也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石林先生引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察當爲殺字之誤此說非是孟子之意以不能其大而謹其小謂之不知務非以論隆殺也禮之隆殺自各有所宜當隆而殺固禮之失當殺而隆又豈禮之得默察之爲言正類而問無齒決之問不煩更改本字

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

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爲二十字中婉

羣書校補

古今註五

三

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歷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爲寒食旣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左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之

僻耶

柳公權與文宗聯句文宗云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東坡以爲君臣用心太偏俱爲未得乃續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及四方則其意足矣一



本云一爲居氣移苦樂永相忘願言施此心清陰  
及四方此其所傳視前本劣矣  
過庭錄云孟子辨孔子於衛非主癰疽是矣而引彌  
子謂子路曰至有命不知此語亦好事者之爲之  
也孔子不以衛卿之故而主彌子雖三尺童子其  
猶知之子路乃番其言以告是疑孔子之或從也  
孰謂子路不知孔子乃如是乎李子曰子路以所  
聞告孔子直以其言告之耳非以有疑而下其從  
天與否也今夫人因其所遇以彼言而語此者多矣  
其聞亦自有以下之亦自有以直之豈必其皆有  
羣書校補

古今難五

四

以下之歟過矣此論置之可也

天池田氏室呂病寒日昔率取十數石以燔之迭著  
懷中少選須亟易不爾卽內疢絞不可任平定趙  
氏室尙病熱日昔取十數石以冰之迭著懷中少  
選須亟易不爾卽內煩愁不可任田氏子姻姬趙  
氏子往還人之稟賦既自千萬所感所變遂至如  
此醫家者流診候之際苟一切以同之則中間天  
闕者曷勝數耶  
子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坐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  
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言之彼其

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台之外，無不至到。不  
一振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也。才者  
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  
境，能到此語，則其爲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  
向無空闊，真堪托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  
吉狀李憑箏，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  
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惟其不經此境，能  
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爲子美，長吉所以爲長吉。一  
坐爲之嘿然。

李白留別宋十六云：我非東牀人，令姊忝齊眉。齊眉

羣書校補

古今辨五

五

字必別有所出，若用孟光事，則全不成語。

述而篇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疏云：它人無是  
行於我，我獨有之。晦庵曰：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  
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  
而又謙之辭也。晦庵語錄又曰：何有於我哉？此語  
難說是聖人自謙，我不曾有此數者。南軒曰：汲郡  
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  
文義爲順。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疏與述而

同更無別說晦庵曰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錄又曰問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曰語有兩處此說皆不可曉尋常有三般說話一以爲上事我皆無有一說謂此數外我皆復何有一說云於我何有然皆未安熹今聞之南軒曰此章觀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克實則聖矣李子曰於我何有哉一句凡有四說其一鄭說淺陋不足論其二晦庵云謙而又謙之辭也說似顯而幽且如前三事夫子過謙以爲不敢當已涉迂疏如不爲酒困夫子曷嘗爲酒所困而自謂不敢當乎又於子罕篇言事愈卑而意愈切如事公卿勉喪事猶不得卑之如父與兄庸安得謂之卑乎晦庵自量其說不弘故於問荅之際旣謂此語難說又云義皆未得熹今聞之其三語錄最後說云於我何有此說似純而駁所謂於我何有者猶云於我何難耳意者謂不爲酒困等皆所當行之事吾行所當行之事

則於我又何有哉此似有理然施之於子罕篇或可通若施之於默而識之則理又相違矣其四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似是而非據呂氏意當謂孔子謂我祇此是耳南軒旣從呂說於述而篇略爲解釋復於子罕篇深致其意晦庵語錄所舉第二說卽呂說也晦庵舉之而不與之者亦以與已頗異故也以予觀之呂說雖云近理其實不能盡理朱先生謂此爲過謙之辭詳呂意亦以此爲謙辭過爲謙退自聖人之常事但於謙退之中言動各自有主初不敢以一切論

也据此雖主謙辭亦主諸弟子有之蓋謂有人能爲此等數事足矣在我更復何求猶俚語曰恁麼儘得我更要甚夫聖人之道如登天然於此數者之外大有可爲之事而孔子謂如此足矣者疾時人於數者皆不能以行之也

聃字韻注他酣切耳漫無輪又老氏名也聃字韻注丁含切耳垂也又好也樂也今畫塑家作老子像輒長其耳或以過項或以被肩甚則至有爲數尺而以兩手承之者是則不得號爲老聃也然古今傳聞並作聃而無爲聃者獨畫家爲之長耳垂至

以兩手承之蓋世俗無知喜爲怪誕以老子上聖  
當有此奇表云爾按史記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  
諡曰聃則此說又異矣古人以諡易名取其平生  
所謂善惡以爲目必不取其相表妍媸短長也今  
老子諡之爲聃不知諡法果主何義豈非諡法不  
專於善惡而又兼以狀貌目之耶史載老子名耳  
韻注老子名聃吾意老子或名耳或名聃而聃之  
名行於世當時史書所錄不見聃名唯見耳名故  
司馬遷定名爲耳而以行於世者爲之諡也

王羲之蘭亭詩仰視碧天際俯瞰綠水濱寥閔無涯

羣書校補

古今薈五

八

觀寓日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賴須  
參差適我無非親陶淵明雜詩云結廬在人境而  
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  
趣欲辯已忘言李太白尋陽紫極宮感秋作云何  
處聞秋聲脩脩北窗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  
靜坐觀眾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  
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圭小四十九年非一往不  
可復野情轉瀟灑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  
酒應熟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云汲井漱寒

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貞源了  
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  
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  
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予謂四詩同一機杼子所  
謂機者非章之機直天機耳

予令升晉武革命論云內禪體文德外禪順大名內  
禪一出於心外禪勢不得已云耳而謝靈運以無  
兵戈有翦伐當之義雖相近亦自不必兵戈翦伐  
論也

孟子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  
羣書校補

古今註五

九

畝同養公田二先生解養音去聲誤也上言無野  
人莫養君子養固去聲此言同養公田公田何待  
野人供養乎止合作上聲讀之養則種蒔也今人  
謂治田爲養種未聞有供養云者

後漢杜林傳論曰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人杜林行義  
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誤矣順字  
當作信此非畦誤後人傳寫者之誤  
名字之立一以成身一以辯等成身則貴乎美稱辯  
等則貴乎易別漢賈徽字元伯而其子達字景伯  
晉王羲之生五之父子之嚴而如是其瀆則亦偏

乎近世縉紳之家多用一單一複使昭穆互見雖  
年世寢遠不相糅雜法似拘而意則通事似疏而  
理則密誠爲得也或者有以名繼姓若管鮑牛斗  
馬騅驥般獻臣之類如倡優家兒此殊爲可鄙也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子台卬我吾五者  
一也而於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  
指我心身心從異輕重之辭善三益而又顯微果  
蘇子瞻紀游五百言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蜀人

趙次公字彥材注云蒼茫兩字古人用之皆是平

羣書校補

古今韻五

十

聲而先生所用乃是仄聲蒼廣韻音鹿朗而茫字  
則上聲之莽去聲之滂皆不收不知先生用之所  
出以俟博聞案莊子適茫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  
然茫蒼並仄聲前人詩句亦多有用此三字者蒼  
茫蓋本莽蒼但以茫易莽而倒之耳此何足致疑  
前漢董仲舒傳制曰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文穎  
曰巖廊殿下小屋也晉灼廊堂邊廡巖廊謂巖峻  
之廊也師古曰晉說是案後漢百官志武帝選六  
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掌宿衛侍從以便馬從獵還  
宿殿陛巖下室中文穎以巖廊爲殿下小屋必牽

於此殿陞巖室而爲之說也因殿陞巖下作室自是武帝時事堯舜豈復有此且殿下小屋可與於巖穎說誠誤至於晉灼謂爲巖峻之廊亦未爲得也堯舜時茅茨不翦土階三尺亦豈有所謂巖廊者哉然師古以晉說爲是者特以其隨文解釋爲古近之耳其實於義爲乖吾意漢制巖廊之語當從爲堯舜之時世質民淳雖三尺之階已得謂之高明故云巖廊也

東坡詩九萬里風安稅駕雲鵬今悔不單飛蓋出於

阮嗣宗詠懷云甯與燕雀辯不隨黃鵠飛黃鵠游

羣書校補

古今巖五

十一

四海中路將安歸

莊子至樂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謂條達而福持福當作幅木之有餘其氣足以達之布帛有幅在人足以持之

古今巖卷之十一

褚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尙巴西公主王儉母武康公主又尙陽羨公主齊高帝旣受禪于宋淵儉以佐命功進爵增戶處士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國家詳點大意遑卹國家當作遑卹婦家



然後上下意完直云國家不惟意斷語亦太露必  
後人傳寫之誤

宋武大明六年策秀才於中堂揚州秀才顏法對策  
曰源清則流絜神聖則形全神聖當作神勝

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釋文行如字行有不得  
者皆求諸己則音下孟反二字旨意果同音否論  
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先王之遺文能行已上諸事卽  
在身之行去聲也治以爲論孟此三字皆當從下孟

反

羣書校補

古今韻五

三

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  
用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  
自違之

後漢光武紀論曰皇考南頓君初爲濟陽令以建平  
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  
中欽異焉南頓君名欽雖見於光武紀而此論初  
無有也此論方敘南頓君事而遽以稱欽則欽謂  
誰乎止云君異焉可也

葛稚川西京雜記或問楊子雲欲爲賦何如子雲曰  
賦讀千首乃能之以予思之亦不待如是之多也

果擇其古今健筆可以爲法則者得百能熟誦之  
足矣古今之學者每相與語曰賦百詩千若謂讀  
賦千首乃能爲之則學者當云賦千詩萬文章雖  
難事那有此理

元稹苦樂相倚曲云漢皇眼瞥飛燕時可憐班文思  
已衰未有因由相決絕猶得半年佯暖熱轉將深  
意喻旁人緝綴疵瑕遺纔說後云白首宮人前再  
拜願將日月相揮解苦樂相尋晝夜閑燈光那得  
天明在主今被奪心應苦妾奪深恩初爲主欲知  
妾意恨主時主今爲妾思量取班姬收淚抱妾身

羣書校補

古今艷五

三

我會排擯無限人詩人之口夫亦何所不有此作  
雖借班姬以命意褒貶初不主姬然謂姬曾排擯  
無限八則誣亦甚矣案漢書許皇后與班婕妤皆  
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婕妤力辭  
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又嘗  
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爲婕妤又趙飛燕姊弟貴傾  
後宮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於是飛燕譖告許皇  
后班婕妤挾媚道呪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廢黜  
昭臺宮後姊謁等皆誅死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止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僥倖恐久見危乃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婦人中爲人如僥倖者古今罕儔曷嘗有排擯之事哉文人貪爲誇辭執此忘彼救言失一若是者不可勝數學者固不可以不知也

退之詩和盧雲夫云閉門長安三日雪推詩撲筆歌

慷慨王昌齡詩秋山寄陳讜言云感激不能寐中宵時慨慷慨口蓋切慷慨音康二字見文選云中矯

公厲而慨慷

羣書校補 古今註五 古

公孫丑下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者親比之比比化謂親其死者釋爲及亦通

謂比及變化銷鑠晦庵解比爲爲竊所未喻

荀子正論篇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又非十

五子云飭邪說文姦言以臯亂天下喬宇鬼瑣使

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注云

喬與譎同宇大也放蕩恢大也鬼謂狂險之行也

瑣謂姦細之行也說文崑高不平也今此言鬼者

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大司樂云大傀

異哉去樂鄭云傀猶性也晏子春秋曰誇言傀行

自謹於飢寒命之曰狂僻之民鬼當爲傀義同五  
每反 彼反李子曰鬼固爲高不平然以鬼配瑣  
言之乃細碎之義故謂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  
瑣也鬼正當同猥讀之案韻鬼五罪反猥烏賄反  
其在十賄中同也古人用字寬雖它韻猶得叶況  
一韻乎且朱象非有過高之行不當以險爲譏謂  
猥瑣蓋得其實猥瑣者鄙猥瑣屑云耳故至今謂  
人蹇淺卑污而不能自立者皆爲之猥瑣楊偉又  
引周禮傀字說之贅矣又一說鬼太高瑣太卑義  
亦通然非朱象所得言

羣書校補

古今難五

五

溫公詩瞑目云瞑目思千古飄然一烘塵山川充如  
舊多少未來人舊傳云多少未歸人然公又有道  
遙四章其三云閉目念前古飄然一烘塵兩儀仍  
似舊萬物各爭新詳後詩意則前詩作未來人爲  
正

漢順帝時梁冀爲大將軍皇甫規對策曰夫君者舟  
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如規所言則利害在於羣臣而無繫於其君正當  
云國者舟也君者乘舟者也民者水也將軍兄弟  
操楫者也羣臣其楫棹之具也如此言之則利害

專繫於其君矣不然止當削去羣臣乘舟一句語  
意自通

筆談云算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  
離於乘除惟增乘一法稍異其術多不用乘除但  
藉虧就盈而已假如除欲九者增一便是八除者  
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子因存中此說乃悟算  
術無窮存中去今遠未遠特著此術於筆談中是  
必前未有以爲新奇而纂之耳然今之算家自以  
此法爲九訣而不以爲增乘也若增乘者尋常唯  
求如積則用之其左右上下各宜位以相繼乘耳

羣書校補

古今類

六

與九歸絕不相類

孟子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此蓋時子因陳子而先已告孟子矣或孟子  
無以語之或陳子適不在側旣而陳子又以時子  
之言告孟子也觀其文勢義自可見趙氏謂時子  
因陳子使告孟子其意固顯但其文謂因陳子而  
以告孟子則是自告之也非使告之也若使陳子  
告之當云時子因陳子使以告孟子今直云因陳  
子而以告孟子其爲先已自告無可疑者

又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趙說謂自不隱其賢意旨頗

乖祇是不蔽賢才耳惟欲其進也能不蔽賢故於其退也能不忠不憫

史記大宛傳黎軒條支在安息西數千里善眩後又云安息國以黎軒善眩人獻於漢應劭曰眩相詐惑從應說則眩字止當正讀然作幻音讀之亦通張平子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兒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滑通涇此正指眩人之屬列子稱四極之國有化人來亦此類也

李長吉詞詩編金銅僊人辭漢歌序云魏明帝青龍五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僊人

羣書校補

古今對五

七

欲立置前殿案通鑑云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鐘簾橐駝銅人承露盤于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留於灞城之說年載不同者青龍止有四年無五年其五年卽景初元年也長吉言伍年當是据宋改元時言之長吉又云宮官旣拆盤僊人臨載乃潸然泪下此未必實設其事實亦無它利害祇爲異事耳通鑑不取良爲得體

蜀志劉焉傳評曰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相者事本傳及全書俱不載而遂以引論似疎

檀弓上孔子合葬于防云云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石林先生疑此事云墓之崇纔四尺葬之日雨至而崩何如是之簡也既崩而不得修將遂仍之可乎又謂葬不旋踵而崩崩又不得修其何能久而識之乎石林之疑誠有由來然其墓新封遇甚雨而崩初亦不足訝也本不足訝而孔子爲之流涕者其意必以爲葬貴堅固窆窞甫畢而有所摧剝中心戚焉故不得不爲之泣然也且弟子所謂崩者夫豈謂陷壞而無餘哉但舉其土封少少摧落耳孔子所謂古不脩墓者夫豈謂墓壞而不許重修哉但謂窆窞之事欲其安穩一定毋或苟簡而使至於重修耳後人因其弟子有墓崩之語便爲防墓墮壞而無餘因孔子繼有古不修墓之語便以爲古者墓壞則不得重修也誠使防墓大崩崩而不許再修則是孔子非孝子而古人教人之忘其親也無乃悖理甚歟庚蔚又以爲防守其墓備擬其崩孔穎達雖破蔚終執舊聞皆昧夫兩甚土落之義而強爲辭

也余悉不取

莊子曰道術之爲天下裂又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  
烏乎在曰無乎不在道術云者謂眾人之所由也  
故從所由言之則道卽術術卽道也若從大小言  
東之則道固不得以爲術術固不得以爲道也趙岐  
序孟子云治儒之道似不成語善爲王蓋古語

莊子山木篇少私而寡欲或思字誤少思寡欲固老

子語然私之一字亦不爲無理是恐餘世不效

馬季長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  
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季長謂龍

吟水中不見羌人羌人故得截竹吹之以效其聲

羣書校補

古今註五

九

而文選音注大與此別不見之見音胡鍊反張銑

注云龍吟水中不見其身李善注云已謂龍也皆

謂在水中不顯現其事實違馬旨注人及竹未

離爲火爲日爲電自是文明之象皇極經世不敢附

著之說當矣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

乎正皆文彩著見之意王以附著爲主蓋古說

東坡云王莽敗時省中黃金三十萬斤陳平以四萬

斤間楚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

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鑿山披沙無虛日金爲何

往者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其復歸山澤也耶李



子曰人雖號爲大聰明者亦必有所蔽夫金古多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眾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顧愷之謂妙畫通靈何以異

羣書校補

古今艱五

三



而今少自是今世糜耗者眾東坡乃謂寶貨神變復歸山澤此亦與顧愷之謂妙畫通靈何以異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輯

東觀餘論

東觀餘論二卷宋黃伯思撰明有項篤壽覆宋本津逮秘書本近有張海鵬學津討原本三本之中以項氏覆宋本為最善項以嘉定中莊夏刻本重雕莊夏本出于紹興丁卯黃訥建安漕司本而以川本校正有所附益書中雙行小註有伯思原註有為莊夏校注學津本出于津逮奪誤甚多迥然不同似未見覆宋本者今以覆宋本為主大字正書凡張本論誤註于旁

東觀餘論總目

仿宋次行無 瀟法下 仿此帖刊誤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仿宋此後連接米元章跋云云無秘閣古器說論辨題跋九字

漢簡辨

辯下

水

建石章辨

秦昭和鐘鐘下 銘

說

周

下符

雷

鐘說

漢漏壺說

仿宋此後接跋西嶽華山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廟碑後跋四皓碑後

下卷二字

跋千祿字碑後

跋陳孝義碑後

脫後

跋李邕鄆撰御仿宋御上 書

閣記後

跋摹摸

本王逸少尙書中書帖後 跋世

說弟三卷

仿下

跋章草僊仙下 真詩後 跋何

壁

書後

跋絳絳

帖子敬書後

跋逸少外昇平

帖後

校定師春書序

後衍附錄計五則五字

東觀餘論總

目

下衍

瀟帖刊誤

誤東觀餘論四字

卷上

下脫并序二字

淳化

仿宋淳化一序起弟

三行頂格序前無

受詔

詔字 緒正諸帖

璠璠

雜糅

遂久莫辨辨下

舛午誤 尙多

第一帝王書仿宋別紙起低三格 米徑以此辨辨下之破  
聖期 史稱稱下此其篤學 此卷仿此馬下陳永陽王伯

智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立元下仿此之與大人令同時

此云昭其果毅下脫師作呂昭作明蓋作史者避晉 諱雙行小注十三字衍蓋作史者避

晉諱當以此為是正文十二字 亦章草字書 然下衍施字於尊老或

有之 正晉世體下衍也字 蓋以趣趨民事 古唐人

詩中用之

第三晉宋齊人書 稱侃 故吏從事中郎 閒得來

沉况 其偽審甚矣 那下脫非通古甚那至尔 至尔七字小注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今此下衍帖非真 疊蹟迹下仿此猶存 孔琳之帖此

連屬 王僧虔兩啟此條連於上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凝 嶷 阮院 研帖亦

然 蕭子雲此條連 宋世為丹楊陽令

第五雜帖下脫已見跋語岐鼓謂岐 未不下知何

人書 規摹模子敬 逮爾以已 來 或以為逸少

則過矣卷上止 灑帖刊誤卷上末葉後半弟

灑帖刊誤卷脫卷下 別紙起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

祕書郎黃伯思撰次行低 二格

第六王會稽書上 中疑當聞諸帖聞作開 脫小注 早年

抗行衡 非若今之下衍謂書信也

第七王會稽書中 足下小大誤大佳也

第八王會稽書下 送讓都共或作表共作督小注 婁

表請北伐 載於書錄銀 王仲脩家下脫婁表疑作屢表

旁注 傳模幕 殊精 非一世也下脫問蜀問字或

六字 第八字 第九王夫令書上 又是暮算年 今比此卷中

頃上衍以韻語 漫附于此此作此下脫碧聊尔三

僕字 薄冷 第十王大令書下 續帖逸少部中此條連屬於上 君有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三 好藥云云 豈獨論書哉卷下止 灑帖

刊誤卷下末葉後半弟 長睿頃官于洛此跋別紙

每行低 且以米老跋尾示辨之 晉玉題於開封

尹廳之東齋脫於至齋八字及 余待罪天祿前空一行

崧老跋下脫川本無小注三字

跋上衍米元 秘閣灑帖此題連接許跋後無秘閣古

行 我太宗提行 一手僞帖太大半 公權唐各名

家 因跋遂跋 卷末 襄陽漫仕士 晉武帝帝脫

字 當是孝武 注劉釋下衍餘字脫字作僕 薄冷

洽 米元章禮部所作此跋前 先君先君 提行 先君

字 空一行

字 空一行

子提

記與劉無言論書

前空一行

李懷琳

下衍所字

書絕交書

予言

云

張彥遠言

予灑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

鄧騭簡書

言鄧騭簡書至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一百八十九字騭入恐東之臨學下

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櫃上寫之

在洛中至恐東之臨學一百八

十九字騭入劉字下

恐東之臨學者子又云裴行儉以書知

名

者字已下四百四十一字騭入乃字下

頃謁蘇子容

下衍忝字相

或

云

謂草字蓋益

訟習此耳

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

誤檄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注

今人作民于作鮮

說鮮字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四

曰

下衍是字

是知津矣

漢簡辨

上郡屬國都守正文五字及此五字古本

都字下空五格無中二千石

缺小注

又月日

誤日

首尾相應

銅戈辨

接秘

秘者也

直刃

亦下仿此也

其銘

名曰

非得古刀劍矛戟

載

僖十八年

既而悔之

下衍與之二字

乃今所名為干將者亦

亦字下空五格無闕五字小注

改其刑形

剝脫砥礪

下脫四字見荀子疆國篇注雙行小注九字

鶴雀賦辨

今偽書鶴雀賦二三

字

注以妄為忘

志

所作偽

俗

古篆

四時山水

不

王敬武書辨

龍紀二

元年

汝州新刻諸帖辨 但貽識者嗤嗤笑耳 何足作

怪云

二館辨 字畫書奇古 亦館當從史記作觀 然

在於定分也

距仲医辨 距張仲医銘 [注]音飽下衍也字

古器辨 匕 兩目月之間非鼻 青蓋羊作竟

[注]長保二親四字小注 凡三十字下空二字 無內有二字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謂意不以其魂無知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此二事字舛訛 武歸朝廷

延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論飛白法 正用下衍筆作 唐大太帝宗飛白

而俚俗闌孌語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以形模求字似 而天下衍

大小注 勢失矣 此可為知者道下脫天一作 能

大細能細大 鬱勃鋒峯 勢迨殆 非人功所逮 今

無復有存

論書六條 下脫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 鍾索

復出矣 帝評羊欣書雙行小注十六字 凡書衡下衍一作橫 難從易

終不近也 下脫衡一作 我居青清空表 意出

褚薛上矣比來仿宋來下空 一格接小注

論虞書千文 未知此 比虞本如何

論張長史書 其道所以之 誤之無為而無不為矣

讀莊子知其 下衍 放字 曠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故漢人所持節俱 仿宋俱 下空一

格無旁 注闕字

秦昭和鍾銘說 武公德 德下無 宣公 公字

商素敦說 大底 抵 皆周器也 外無文縷 饑

商山鰕圖觚說 注自與至用川本去此 上 七字姑

存以俟知者 脫姑至 者六字

商狸首豆說 側 其側 獸面若狸首者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六

周史伯碩父鼎說 三二鼎之文 又幽王之臣 下 衍

有 字號石父 若此者尙 甚 多

周方鼎說 單子方鼎 仿宋下無則謂之從 則謂之 彝王伯方鼎九字

寶 實 蓋 益示 亦 推已以致養之義

周 下衍 雲字 雷鐘說

周壘周洗說 形製 制 溜妙 合若符契 契 主上

聖心灼見 王上空 一格

周雲雷罍說 故曰 琖 錢 取以 其 猶爵

周螭足豆說 郤 下衍 置字 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 食 也

周素盦漢小盦說 有 卬 仲孫伯裘之饋 饋 盦 形

製制略同

宋涇鐘說 原其出則宋地也下衍

聖詔有日聖上

格 距皇朝皇上空

適丁聖上聖上空

蓋以昭

聖上聖上 提行 以為平鈕紐

漢金鏐說 齊始興王至 鑑 色如漆黍 庶可備

採采 擇之一焉

漢螭文甌說 必以巾幘幕 之屬

漢象形壺說 皆取象焉也

漢漏壺說 注疑是 其字 若陞陸 城然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跋四皓碑後 已上兩跋仿 四日 皓之目 又各有

神祚机機 匡繆紀 正俗 罔稱稱 東觀餘論下衍

卷上下衍 終字

東觀餘論下衍 卷字

跋千祿字碑後 仿宋此跋列 故摹摸 下多而損速

者 而字書辨正偽譌 謬

跋文會圖後 體弱有醜藉籍

跋李邕鄆撰 御書閣記後 已下五跋惟崇甯所書

跋序次互倒篇中無誤 其餘三跋錯簡不可讀 崇甯丙戌歲元日黃某在

興仁府外氏任太師弟登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



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錄之登閣以下二十二字誤列跋杜正獻公草書文

跋崇甯所書真誥冊後此跋及下真誥跋題誤列杜正獻公草書跋後楊

許三君公亦可下衍求古人之筆意迨殆非人

功所逮 今觀觀三君跡蹟

跋真誥書秦漢閒事後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

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

尔鈔其中事右此以下三十五字誤列跋李邕撰御書閣記文後

跋秘閣續彙帖後此跋誤列李邕撰御書閣記跋後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為詩而與李杜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抗行正獻公暮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

孰謂秉燭不迨晝游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

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

以得公之為人心勁以下十九字誤作跋真誥文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疆 圍 書此倏十二年

已下每行低二格

跋晉人帖後 戊戌子歲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脫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時迎奉 三聖三聖上御容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曰 是碑為蔡中郎書

在樊樊安常侍樊誤繁

跋章草急就補亡後倉頽因以備忘

跋右軍甘蔗蔗帖後摹本

跋蜀道圖後摹本

跋蘇氏篆後奇字怪巧而差易正工若漢劉

蔡從揚揚雄所學

跋蘇氏書後未嘗過而問焉規撫

跋蘇氏遺蹟後時出視士大夫

跋海陵志後謝眺撰但云眺立耳

跋昌谷別集後常思報之

羣書校補東觀餘論

跋祕閣弟三寫灑帖後下壺

跋張天覺書後閩人黃下空一格

跋灑帖逸少書後九月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興趨高正謂此時詩也

跋寶篋經後正觀

跋藏真書後不得字專美於前矣

跋元和姓纂後率漂瀆放失

跋十七帖後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及帖

首三兩字也下脫灑書要錄作帖內句及有

跋輞川圖後武陽黃下空一格

跋何水曹集後 曲終中 相顧起

跋王易簡玉僊傳後 玉虛大 太 漠之游

跋三蕭碑後 虞歐褚 誤褚 薛

跋黃庭經後 字勢多 源 放歐率更 遇風淪 飄漂

淪 下衍 攜鵝去 而字 八

跋袁僊夫帖後 後無跋師春 書後一首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取其駟備 雋

跋四皓碑後 二脫二 十五夕 一

跋陶華陽書後 故蕭遠澹推 雅

跋步輦圖後 及破符 秦 狂生墓 摹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 脫書 慎律師碑後 而特錄

取其篆首 注 又 入 云季謂從申

跋洛陽伽藍 藍 記後 舟中讀一過 下衍 大字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閒又博貫藥經壺 壺 史

跋王筍山清虛館碑後 移丹揚 陽 郡丞 稱其嘗

常 使嶺南 嘗 常 為太子舍人

跋章草彌陀經後 是跋誤列跋 仰伸 申 追報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亦畫 畫 上人

跋所書十七帖後 此弓雖不足以追韞 蹤 逸 退 軌

跋古文韻後 鍾鼎彝 誤彝 器欵識

跋黃庭內景經後 使作隸字 脫字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注表中作天 天 正是也征南

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 脫征至也 十二字

同前 所謂履 險冒寒 非賀十二月之殺 破羽

也 若劉岷 理 上晉元帝表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於丹楊 陽 城南弟 資 因以索

靖體 下無 書字 牒背書囊 蒙 注川本無舊事 舊事二字誤此

二字 長孺 瘡 父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不解何緣 誤緣 意其蕤

蕤 沒既久 眞賞其者 自能辨之 黃某長孺父 脫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孺父 三字

跋王子敬帖後 瘦如隆冬枯樹 木

跋楞嚴白織蓋後 夏 脫 六月

跋北齊勘書圖後 雖未見畫者王 主名 北齊開

問 人作 尚餘兩榻 榻 李正文 上字本 太祖諱 匡父 脫

小暇下無 注 錄字 而唐史謂 脫謂 始於張九齡者

跋案樂圖後 今洛陽 城 南宮

跋錢鎮州回文後 亦可爲此詩 下無 證字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士季及 誤及 晉王世將

獨歐 下衍 陽字 率更

跋吳道元地獄變相圖後披腋汗毛聳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故先丞相為覺寫真

方到海涯

跋寶王論後其利博哉合若符契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右米淮陽殊不郭塤

誤塤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中有鬚首者

跋瘞鶴銘後故字無鋒穎

跋瘞鶴銘後今日真逸者亦頗似瘞鶴銘字

跋金樓子後尋關實伯之兵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士

跋逸少升平帖後正暮年蹟也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兢業惕厲

皇帝仁字諭其詩文則淳深雅淡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楊遠夷甫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蔡融來鵬朋

論漢晉碑桂陽太守任胤未嘗獲觀觀太清

樓書集古錄下衍疎脫處

論靈臺碑各遣大掾輔助仲君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由山是觀之

校定楚詞序及武林吳郡槩又木太史無

公屈原列傳 庶幾覽者瑩然

校定焦贛易林序 以快快為決

注川本無此脫

字 六字今存之 所謂分脫分六十四卦 但以兩

風誤風寒温為候而占古灾變耳 後世昧者弗悟

悟 不當於以觀中求之 頗有可觀覽脫覽字

校定師春書序 又有紀年記脫記三代并晉魏事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

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常有意參訂之

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十三

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

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

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

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厯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

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

聊一寓於此句灑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

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犁然

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僊官敕

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

作行於世者既未為多遭亂亡逸又不為少加以傳

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烏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哀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御府定本校讎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灋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瑄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一四

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嚮之內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它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

綱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章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黃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祕書郎黃長睿雙鈞

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皆無復真蹟流傳謄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隸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尙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剝剝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澤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真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

翰祭文

故祕書學士黃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五

之英流天地閒清微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口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甯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烏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之藏入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蹟旣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罇彝觴雲雷繆平文有銘其旁剝剝莓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羣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彿有隸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旣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交之素得



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譚公卿異觀接  
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如我睠孰云天禍若  
水之游弔子于廬三年我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卧  
疾幾時作此奇變音容俛仰一絕如電却哀紬文侑  
此薄薦懷辭欲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尙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尙書考功

員外郎翁挺

祕書丹旒返旅殯尙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古長  
交情惟太史傳業冀諸郎誰與銘泉壤臨文淚數行

李撰黃公墓志銘 食實封壹一阡 千柒七 伯百戶

羣言校補

東觀餘論

士

三朝

三朝空格凡語 涉皇帝皆空格

日誦千

下衍 餘字 言

每聽會

稽公講論經史

下衍 公字

種學績

積文 屢占上游優

仿宋下

哲廟宗升遐

由

是益奇之

主管牋

箋表

竟不起疾 脫疾字

一二十六日

得名公卿

家所蓄

畜

公病其乖謬

偶 厖雜

初做 放 歐虞

天地和氣

清

清氣

微淑靈

銘辭五章 每章提行

身反返不昌

萬世古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注當為作亭

注當為作

無寥

邪 仿宋邪上 闕無虧字

奚奪

闕一字 一誤二

遠也

注當為作

華 瘞爾

闕兩字 兩誤二

丹陽真宰

丹上闕 兩格

東觀餘論

下衍下  
終字

黃訛跋 先人先人上空 二十一三卷 遂行於

右文右文 提行之且 豈特為脫為 家世之幸 轉輔 運

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跋師春書後一

篇後已有校定師春書序又跋于祿碑後及跋鍾虞

二帖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若存之以

全其書

著作提行 莊子禮 本朝本朝 提行 順伯奇蓄 古刻最

富 宜無豪毫 髮之恨 楊馱 州 殊無三代仿宋 下闕

羣書校補 東觀餘論

無體 紀記 德碣 領 額 嶽 馱 州 書 數十脫 十百

年之前下闕無似 跋右軍甘蔗帖云下闕無蔗 似竹三字

俗從草下闕無 如隱之為隱隱

莊夏敬書于籌思堂是跋闕前一 葉止存次葉

是書刊於庚午之秋明季正月得公書又校示一百

五十五條塗者一百二十一注者三百一十七乙者

四凡貼改四百四十二字并以邵資政考次瘞鶴銘

文附于弓後云莊夏云云八字後闕一 行題書至云六十六字

羣書校補卷之四十九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論衡

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明有通津艸堂刻本有程榮漢魏叢書本何鏗漢魏叢書本卷一累害

篇至成邱山汚爲江河下皆缺四百字惟元至元紹興路總管宋文瓚覆宋十五卷本不缺蓋元本每頁廿行每行二十字明刻所據皆缺一頁今補錄如左

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毀孝

羣書校補

論衡

一

子伯竒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已也安能過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掩匿白長不理身寃不弭流言受垢取毀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孟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汚者未必非善也或



折獄龜鑑折獄龜鑑二十卷宋鄭克撰宋史藝文志  
錄出編爲八卷守山閣據以付梓元劉鑣隱居通議  
摘錄數十條內有五條爲守山本所無今錄補如左

辨誣門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有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且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罪在我矣幸救某命告事者乃別疏告狀與之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羣書校補

折獄

三

議罪門

邢州有益殺一家其夫婦卽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產依戶口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父母死時其子尙在卽財產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係出嫁姊妹不含有分

鉤隱門

王恭戍邊留犒牛六頭于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犒牛二頭已死當還四頭老犢十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璉璉皇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

牛三十頭藏汝莊內璉不伏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璉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犝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璉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卽還牛更欲何語璉默然復謂璉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竝還恭聞者歎服

章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放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無灰乃服死

南方有僞裝毆傷痕者以樺柳涂膚則赤如毆水洗羣書夜補

折獄

四

不脫然識者亦能辨之蓋真毆傷者血聚則硬傷者則否

孫楚女弟嘗有身被刺傷者因氣口果  
孫清有妻不服舉故相謂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  
草舉欲除章命齊妻姑夫燒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  
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

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

無灰乃服死

南方有僞裝毆傷痕者以樺柳涂膚則赤如毆水洗

羣書夜補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毛氏津逮秘書張氏學津討原本皆缺自序中閒亦有缺佚明鳩鳴館仿宋本自序不缺校以影宋本尚缺三條今補錄如左

西溪叢語自叙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輯成編目為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

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 卷上海上

樹萱錄引杜詩云虬鬚似太宗色映寒夜春又云子

羣書校補 西溪叢語

章髑體血模糊懷中瀉出呈大夫 卷上李商隱有當句對詩條前

沈雲卿又云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在太冲吳都

賦云木則平仲君遷到成注云平仲之大實白如銀

卷下謝惠連云樣舟陶嘉月條前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

西溪叢語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

西溪叢語自叙

嘗讀新論云若小說家合叢殘小語以作短書有可觀之辭予以生平父兄師友相與談說履歷見聞疑誤攷證積而漸富有足採者因綴輯成編目為叢語不敢誇於多聞聊以自怡而已紹興昭陽作噩仲春望日西溪姚寬令威云

凡木一歲生一節來歲復于節上再長也 卷上海上

硯箋高似孫硯箋有曹棟刻本今以宋本校之曹所據宋本卷一晚一葉餘無甚異宋本每葉十八行每行十八字今依宋本式補錄如左

蔡帖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硯

端石無星入用餘不足道蔡帖尿區即星

端石瑩潤鈍者尤發墨歛石多鈍賦理者特佳物奇

者必異其類歐譜小前筆意偶辨精葉汪英中

紫石以不耗水為佳歐公

石色紫而微青潤澤無芒叩之無聲近水者也色微

紫不深重視之有芒叩之有聲不近水者也唐錄

端石類多溪石罕有巖石紫而頰者溪石也巖石自

羣書校補 硯箋 六

國朝以來竭矣山趾在水中沒而鑿僅得焉水益

深人多歷溺故巖石為貴李方叔東坡詩功貴

卓公圓端無出其右滑如玉發墨無倫玉定國欲以

絹書司馬鍊賦易不許米帖

皮曰休詩樣如金感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玉英朱新仲詩

端溪有石紫玉英

奏少游銘溪之精石之靈紫雲氣涵明星

唐中世以前未盡以石為硯端溪後出未甚貴

以上十八行在卷一硯說端之大概後晉宋間

前



封氏聞見記封氏見聞記十卷唐封演撰雅雨堂刻本世稱善本余以所藏舊抄本校一過知盧本奪落甚多今補錄如左  
卷第一

儒教

為儒學下接復不聽婦人咨合雜

卷第二

石經

初太宗以經籍多有舛謬詔顏師古刊定頒之天下年代久傳寫不同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又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互輒以習本為定義或可通雖與羣書校補

封氏聞見記

官本不合上司務於收獎即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

古文悉為今本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舍難準

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

驗考參遂搦一作榻定五聲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

學者或就取正焉又頒字樣于天下俾為永制由是

省司停約習本下接後漢明帝時

卷第三

制科

七曰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

不入下接言此八者

卷第三

銓曹

蘇頌刑部侍郎

下接口口  
工部尚書

卷第四

尊號

應道肅宗號光天文武孝感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

今上號聖文神武

下接則天以  
女主臨朝

露布

謂不封檢露

脫露  
字

得摧醜膚斬擒不多

下接脫復  
高曳長縑

武監

羣書校補

封氏聞見記

八

京兆功曹

脫功  
字

太學中太學生

脫中太  
學三字

卷第五

鹵簿

皆著之簿鹵籍

脫鹵  
字

又百官從駕

脫又  
字

燒尾

上與侍臣親貴臨焉

脫貴  
字

吏部船為仗所隔兵部

船先至嗣立奉觴獻壽上問

脫吏至上  
十九字

巾幘

脚向後幘髮

脫向  
字

擲之都不抽挽

脫擲  
字

圖畫

令文 學士褚亮爲讚

有半途之跡脫跡

擊鼓百

人齊聲噉叫顧子着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透絹帖

走下接十餘而

長嘯

舜演爲琴脫演

卷第六

飲茶

起自鄒齊滄棣脫起

遂患風氣脫氣

吳主孫皓

脫孫

石誌

羣書校補

封氏聞見記

九

近代貴賤通用之脫通

羊虎

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脫罔象

卷第七

月桂子

三月月桂子脫一

卷第九

剛正

江東八千子弟脫江東

江東八千子弟脫江東

唐語林

唐語林今所見者惟聚珍本余所蓄明刊本多十四條今核補如左

卷二 夙慧

顏太師魯公刻姓名于石或致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地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變耶  
劉司徒立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其本縣欲申桑梓之禮於令令辭曰不敢立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數匡將遺邑僚以其無知而止時鄉里姻舊以地近多歸之司徒不欲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於賤卒盡署為將判官此職列假緋衫銀魚外視榮之實處在散冗其類漸眾人之有獻啟訴於公者乃署他

羣書校補

唐語林

十

職

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大喜

下接顯  
又穆條

又續費仲朝

企羨

陸相贄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

一尉不伏竟得之題其聽而自吟曰遠堦流渺渺夾

砌樹陰陰

缺

後罷相

缺

在假日勅下不謝官又貶為

忠州司馬大官降勅日令朝謝但恐私忌

缺

亦須出

入始了

賢媛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蠱幻惑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遽行遷逮幾於革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几个與武氏同流先祖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缺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嬪嬙之比豈可汚彤管繼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宜慎擇耆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佞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徇此請羣書校補

唐語林

十一

當率子弟納官爵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兄

劉異赴汾甯安平公主辭以異侍女從宣宗曰此何人也曰劉郎音聲人上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下接李尚書條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辱我嘗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廷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放  
虜没入官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旣籍恩  
寵屢數及杜缺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  
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滎陽鄭氏邪不見重知璋爲江夏尉  
因醉杖殺人母子入復讐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讐者  
推窗而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旣落復  
伸左臂讐復斷之猶以身代夫犯方懷妊讐者以刀  
鑿其腹胎出於外而隕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  
聞坐死數十人

羣書校補

唐語林

主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爲政之  
本貴在無爲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  
宮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籍水非架築  
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  
求石之疲假使和顧取人豈無煩憂之弊是以卑宮  
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  
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  
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充容名惠孝德  
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  
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爲業爲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脩進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爲期每歲舉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齎至中都助業後業成人韻唯蝓蝓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旆闔其戶家人猶之逡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爲日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嘗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蔽乃令人潛度廣狹

羣書校補

唐語林

三

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江左之亂江陰尉鄒待徵妻薄氏爲盜所掠密以待徵官告託於村媪而後死之李華爲哀節婦賦以行

於世

以上七條連續下接苗氏末條

